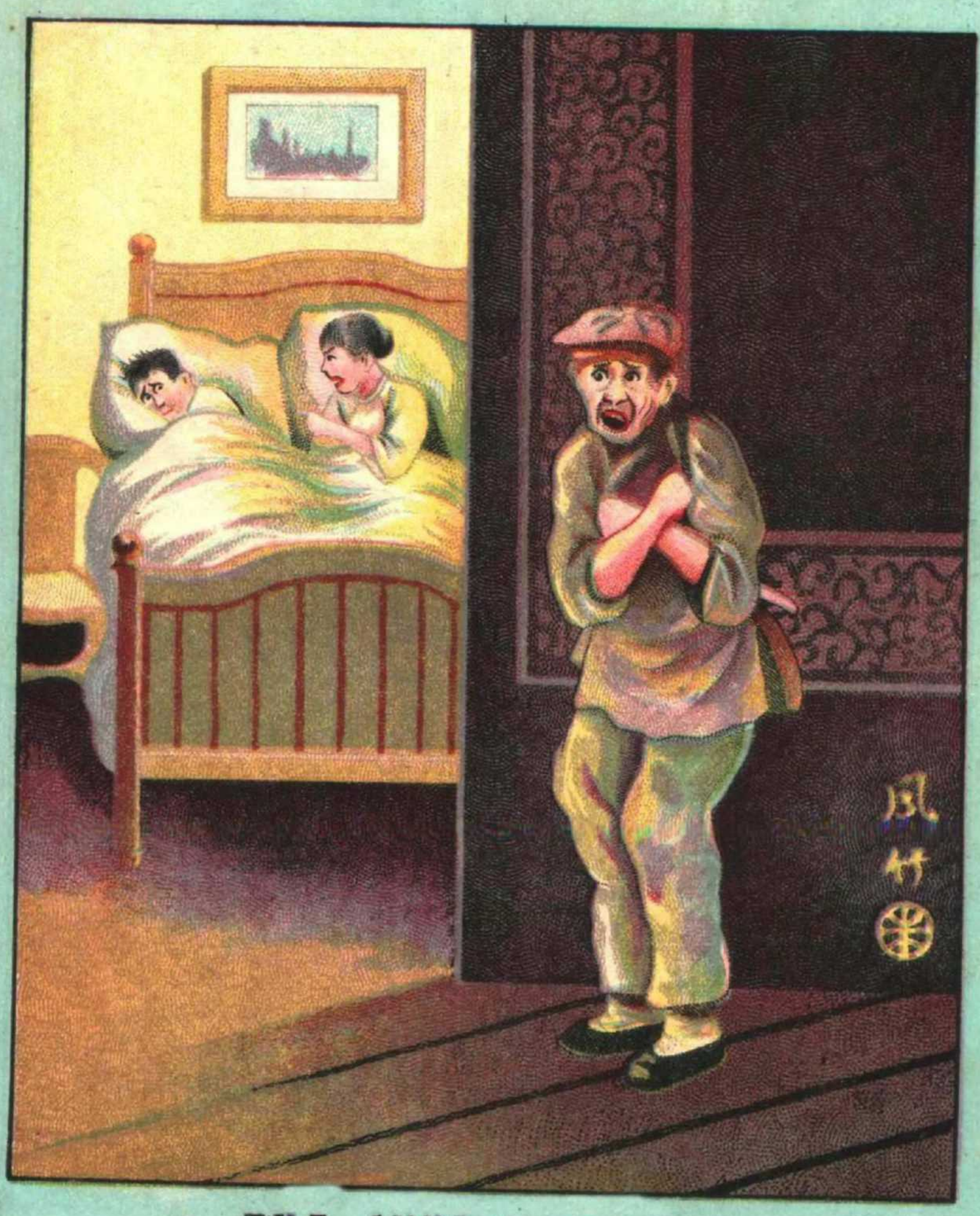
星期

第廿七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27.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民國十一年陽曆八月十二日 陰曆七月十三日發行

星期

第二十七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册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册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二十五册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册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哈爾濱名妓桂琴



天涯恨客贈



崔禹卿君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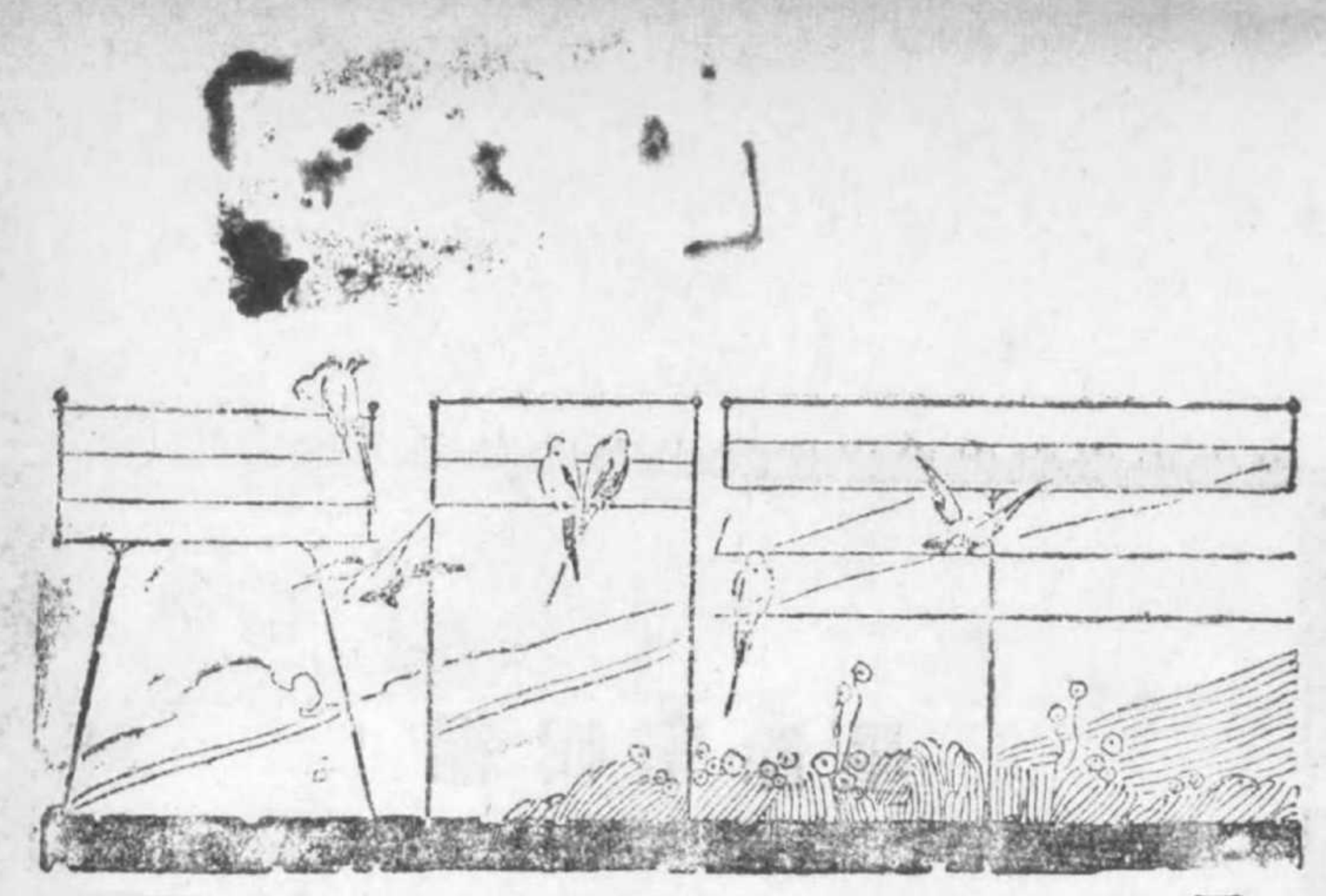
普陀之白華山


消暑方法
半打
炎炎長夏 暑氣蒸人
開留聲機 是消暑之法
山沙海涯 雪鴻留蹟
開留聲機 是消暑之法
紈扇輕揮 清風徐引
開留聲機 是消暑之法
二三知己 沉李浮瓜
開留聲機 是消暑之法
公子調氷 佳人切藕
開留聲機 是消暑之法
左顧嬌妻 右弄稚子
開留聲機 是消暑之法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商標 TRADE-MARK
INTERNATIONAL SOAP WORKS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出品該廠卽歐戰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馥郁歷久不變爲國貨肥皂第一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謹啓


星期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一週容易又星期。及時不儲蓄。老大徒傷悲。





星期第二十七號目錄

盜的年譜　天笑
蓴波樹叢話　蓴波
離婚後的三封信　畢倚虹
河村　劍傑
防賊器　卓呆
迷魂藥　一葉
劇後　劉岫雲
乞丐的情人　心冷
獵人偶記　向愷然
小說雜談　社員
社會百問題
游西湖的僻見　UU
上海婦女妝束談　妙因
產與罪　天恨生
解一個難問題之一法　周振聲





盜的年譜

天笑

序

我每每瞧見那些大人先生們故世了幾十年甚而至於幾百年還有人給他做年譜記載他的一生事蹟從他自娘胎裏出來一直到死一年一年的記出來一向編年譜的都用這個老法子可是誰人應當有年譜誰人不應當有年譜却沒有人規定過我因此想一個人生在世界上無論是夭折是長壽總有這個年有這個年就可以作譜世界上的人無論是賢智是愚惡也都有這個年有這個年就可以作譜有一個強盜今年纔二十歲犯了搶案便鎗斃了雖然是一個短折而且兇愚的人然而他也在這個世界上遊歷了一趟也被他一口氣活了二十年既有二十年的資格誰說不許他有一個年譜呢但是從古至今却沒有一個人和強盜做過年譜我因此很替世界上的強盜抱不平可是我也不能和世界上的如毛羣盜個個做起年譜來我只得擇一個友人傳述而我所知道的小強盜給他做一個年譜至於

那些先做强盜而後來成為大人先生的以及强盜的心腸而聖賢的面目的人將來去世後另外有一班人給他做年譜我只得謹謝不敏

＊　＊　＊　＊　＊　＊　＊　＊　＊　＊　＊

王毛郎浦東人他本來沒有什麼籍貫因為他說話帶些浦東口音所以假定是浦東人並且他產生的地方也在浦東因此更宜斷定他是浦東人

父是搖舢板船的佚其姓名他母親沒有給他說過父親的姓名也許是已說過了王毛郎不在心上已經忘懷了他自己所知道的就是父親是個搖舢板的什麼地方人也不知道

母親是個鹽城人在浦東當一個縫窮鹽城有個丈夫早已不知去向他和搖舢板的是姘識的或作為正式的夫婦也沒有什麼不可他母親姓王毛郎就從了母姓

民國紀元前九年王毛郎生

毛郎生的地方在浦東沿浦一個茅棚裏也沒有接生的人靠着鄰棚一個江北老婆子毛郎墮地呱呱的哭個不住他好似說要在世界上吃一回苦了但是江北老婆子還和毛郎的母親道賀說

是一個男孩子。

民國紀元前八年毛郎二歲

毛郎生了以後他母親病了一場乳汁沒有了他却只是哭着要吃乳便把什麽饅頭大餅亂塞塞得毛郎肚子漲得似水裏的蛤蟆一般也病得將要死了因爲生了毛郎他母親病了減少進欵他的父親恨了要把這有病的毛郎丟在黃浦裏幸虧他母親搶得快不曾丟得

民國紀元前七年毛郎三歲

是年有一家中等人家因爲沒有兒子想領一個兒子便有人介紹王毛郎但是他母親索價五十元人家嫌太貴而且惜他相貌不端正沒有成功

民國紀元前六年毛郎四歲

毛郎的父親和他母親拆姘頭其原因因爲搖舢板的不給他錢用而且時時反要淩虐他有一次一拳打在他母親右眼上幾乎把眼睛打瞎因此提出離婚條約當時有一個也姓王的一向在他家裏走動呼他母親爲嫂子毛郎呼他爲叔叔的幫助着他的母親與搖舢板的父親隔斷自此以後毛郎始終沒有和他父親見過面據他母親說因爲吃醉了酒和人家相打被人家推入黃浦死了

民國紀元前五年毛郎五歲

是年他呼爲叔叔的那個姓王的和他母親成爲

夫婦了但是不叫毛郞呼他父親仍呼爲叔叔叔叔要把毛郞送給人家他母親不肯因此大鬧了一場

民國紀元前四年毛郞六歲

茅棚大火燒了好幾百間毛郞和他母親只逃了兩個光身子出來好在他們也『本來無一物』可是沒有安身之處了後來由叔叔帶到上海到楊樹浦一帶居住叔叔做小工母親依然縫窮度日好像除叔叔之外母親已另有一個姘頭他母親常常警告他不許告訴叔叔

民國紀元前三年毛郞七歲

是年之夏毛郞又遭險他隨他母親住居在楊樹

浦一帶他那時已經能出去拾拾什麽破草鞋破蘆席等還來供燃料他又能提了茶壺去泡水等等小工作他究竟是個男孩子那年的夏天他一絲不掛的光着身子在馬路上和別個小孩子玩耍那時在夕陽將下晚風微拂的時候有一輛汽車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到楊樹浦來兜風比風也一般的快王毛郞正在馬路上跳躍汽車直駛過來已把毛郞撞倒但是汽車收得快毛郞不曾大傷往後就慢慢兒好了

民國紀元前二年毛郞八歲

是年他母親得着個很好的職業便是由縫窮而升爲紗廠的女工母親的那個姘頭又斷絕了還

是跟着叔叔毛郎起初也跟着他母親到廠裏當幼工卻和別個孩子吵嘴廠裏不許他再做他只得在街上游蕩

民國紀元前一年毛郎九歲

這一年毛郎出天花幾乎死了但是他終究沒有死他從小沒有種過痘此刻就發現這天花了他命中不該死在病上他家赤窮那裏有錢給他請醫生只好聽其自然可是他自己不死傳染了鄰舍人家一個孩子卻救不活死了從此便成了一臉的麻子到後來人家有不呼他王毛郎卻呼他爲王麻子的就從這一回子起

民國元年毛郎十歲

這時革命黨人正招兵他叔叔就去投效了可憐不到三個月已經做了砲灰他母親愈加孤苦命毛郎穿素這一年大家都剪辮子毛郎自己把辮子剪掉了楊樹浦各廠卻停工他母親也沒有工做毛郎更和小乞丐一般

民國二年毛郎十一歲

這一年秋天毛郎在一個水果攤上搶了兩隻天津梨被人打了一頓有兩天不能起身但是他爲食慾所逼迫停了不到兩個月又搶了廣東店裏燒好的六七根香腸廣東店喊捕把他拖入捕房明天解公堂會審官問他家裏有人沒有人他說沒有人因爲年幼押幾天把他放了他因此想吃

官司也沒有什麼不方便膽便大了

民國三年毛郎十二歲

他母親得了病做不得工叫他到廠裏去當幼工但是他總和人家吵鬧他不能受廠裏的束縛他母親罵他他也還罵母親他母親罵他不長進他說人家小孩子喫得好着得好怎麼我像個小告化子他母親氣得回不過氣來他也和別的小乞丐一般凡是包飯作送飯收飯桶的時候他一樣的閙上前去搶得了飯時他帶些回來給母親吃鄉鄰看見了也有稱他爲一個孝子的

民國四年毛郎十三歲

毛郎雖窮身體上發育的很快十三歲的人瞧去好似十五六歲他母親喚他去拉黃包車拉了三天捕房裏罰了兩次問他的年齡他誠實的說只有十三歲因年紀太小便不給他拉車子他依然沒有事做在馬路上閑蕩也曾搶過好幾回東西漸漸由食物而及用品

民國五年毛郎十四歲

這一年毛郎的母親死了死後一無所有幸虧許多鄰舍以及他母親做工時的女伴略爲幫幫忙在某善堂討了一口棺材把他收殮了從此毛郎就沒有家了他在馬路上搶東西的程度比前更高常常搶婦女頭上的挖耳手段敏捷不容易被巡捕瞧見

民國六年毛郎十五歲

本年的一時代毛郎曾在蘇州河的天妃宮橋一帶當小乞丐凡有黃包車上橋他帮着拉一把向人家索一銅圓不給他錢的他便大罵不止他已吸上了香煙每日所進之欵有三分之二支出的香煙費他已沒有了家夜間或住在小客棧中住在人家弄堂內

民國七年毛郎十六歲

這一年毛郎已同成人一般他很有些膂力為了搶飯等事打傷了同夥監禁三個月放出後益無忌憚他在監禁中開始認得了幾個專犯搶案的人他有一次搶了人家一包土很得了些錢他以後覺得這事很可以做因為人家不敢告他他這一年結識了好幾個專事搶劫的人他在盜賊科已畢業了高小或中學程度

民國八年毛郎十七歲

這年他在一個碼頭上搶劫一個客人的行李這行李中很有些現欵差不多有一千餘元鈔票他身上的衣服煥然一新他又去嫖么二妓院他的性慾漸發達了可是在本年中他就染了一身梅毒臥病三個月他好在手頭有錢延醫診視慢慢兒這梅毒暫時好了可是他那一千餘塊錢也已經用完了到年底依然一無所有仍躑躅馬路中

民國九年毛郎十八歲

他的關於盜的同伴益發多了所有什麼王麻子張高頭等全和他接洽因為他是個少年凡事肯冒險而且他的膂力過人又無家無室他也能聽人家的指揮他們又教他種種做强盜的訣門每逢搶劫時常常有他的份兒也分給他些贓這時候他好似已畢業在强盜中學校

民國十年毛郎十九歲

他於强盜學的知識完全進步長足了他的利器有短刀有手鎗他能跳進七八尺的高牆他能力敵七八個壯夫他有時把搶來的錢儘數揮霍嫖堂子進賭場及至揮霍完了他再去做搶劫的勾當這一年他犯了搶案有六七起可是都沒有破案他已經有了一個姘婦漸漸的要成一家人家

他和他那姘婦說要是些微多了幾個錢我便決計改我的行業洗手不再做强盜了這是他一種遷善改惡的宣言

民國十一年毛郎二十歲

這年的春天毛郎和他的同伴打劫了一家富室僅僅一隻首飾箱裏面的珠子翡翠寶石金剛鑽不計其數約值四五萬塊錢毛郎是個首領他分得有三萬餘他想從此以後吃着不盡幷且也可以洗手不再做强盜了但是沒有現金有一天他要銷贓出碼頭到了漢口想把一個金剛鑽的項圈出售却被人注目一路跟下來到了上海住在

盜的年譜

法租界的偵探嚴密精細知道他犯案很多合力兜拿他嘆了一口氣知道運命已盡於此了審實後引渡到護軍使署他供認歷來搶劫案子不諱臨刑時他神色不變高唱京調他也和別個死物狂的強盜嚷着「二十年後又是一個長大漢子」的那種話他絞斃的那一天便是他二十年前初出母胎的那一天整整的活了二十年

解頤錄

（復氏）

某校考試物理時師長命題云試舉熱漲冷縮之例一生答云夏日天氣酷熱冬日則寒冷故寒假時期僅兩星期而暑假時期竟有二月餘此熱漲冷縮之例也

蓴波樹叢話

（蓴波）

湖州費曉樓先生以畫名。清道光間。生平肆力於畫。畫專習仕女。嘗見其題所畫仕女圖兩絕句云。舊夢曾尋碧玉家。東風何處問年華。小紅橋畔春如許。吹滿一池楊柳花。朝來無賴鵓鴣啼。舍北郎南霧欲迷。新種陌頭桑樹小。比來剛與阿儂齊。婉逸清靈。正如其畫。

離婚後的三封信

畢倚虹



姬孟龍和林玫樓女士結婚了三年有一天因爲不甚重要的事實意氣兩不相下姬孟龍與林玫樓合議的離婚了溯他們自提出離婚的意思到實行宣告離婚雙方簽字的時間可憐不過祗有十四小時內中還有七小時是深夜睡眠時候共總實際上只有六七小時的語言衝突便輕率的完成了離婚手續當時林玫樓便出了姬孟龍的宅第乘火車赴蘇州去了姬孟龍於玫樓去了以後的第二天便寫了一封信給玫樓其時距離他們夫婦離婚的時候纔過二十三點鐘第二天又寫了一封信給玫樓那時正是第二天的正午距離他們離婚的時候差不多要四十八點鐘了捱到旁晚黃昏的時候姬孟龍又寫一封信給玫樓總算兩天不到晚已經離婚的丈夫與他已經離婚的妻子寄了三封信但是這三封信孟龍係由郵局寄給玫樓女士的要好同學處轉交的究竟這三封信玫樓接着沒有接着接着了讀了生出什麼感想有回信沒有回信却還沒有

離婚後的三封信

得着確實消息然而姬孟龍寫的三封信我可瞧見了如今一字不改的鈔在下面普天下的夫妻未離婚的已離婚的預備離婚的皆可以看看或者能賺得讀者幾點眼淚也未可知增加讀者幾分愛情團結力也未可知呢

第一封信

玫樓

我此刻覺悟了昨天我和你演的那悲劇那劇名叫『噩夢』呀但是不幸的演了這一劇以後我和你的前途好像竟沒有再合演喜劇趣劇的機會了要再演時除非要換一個世界舞臺了噩夢這一劇竟有這般很毒啊當時演的時候你和我的神經大概是在極衝動的時候兩下裏全制止不住直等閉幕了可憐我們兩個演員已分開了來不及再演別的早知如此悔不該不演這一劇或者演到一半的時候能停止了豈不甚好唉！如今晚了幸喜我已覺悟了但不知你怎麽樣？

我的母親很怪你為什麽簽那張離婚證書那樣快為什麽不加考慮但是我如今想來決不能怪你遞那張證書給你是我瞧你提筆是我瞧你蘸墨是我瞧你往證書上寫是我我為什麽不攔阻你呢我又有似乎很贊成的態度……法律上和事實上一點不錯是我們兩人協議的離婚可是如今追憶起來精神上好像我提出離婚使得你不能不離的樣子唉！這一層先是我對於你的罪惡望你

先恕了我罷使我精神上先回復一個無罪之人唉！玫樓！你允許我麼！

你簽字以後提着兩隻旅行包下樓去的時候我腦筋裏一昏髣髴是你和我當年蜜月旅行的神氣呢有什麼分別直等到車子到門你上了車老蒼頭在你車後跟着你的身邊孤另另的沒有我的影子坐着我這時候纔知道從今以後你出門沒有我跟着我出門沒有你跟着了唉！是什麼魔鬼將我們分開呢

你下樓的時候和我母親告別的時候出門上車的時候我瞧得清楚你哭了我在你未哭以前我腦筋好似麻木直覺得有些不自在但是忘記了哭忘記了哭是發抒悲哀的一種工具直等你哭了我方明白我要附和你哭了然而我是一個男子男子的淚比較女子容易強制點當時我強制住了可是強制的哭苦痛勝於放聲的哭十倍我只覺得又酸又苦的一顆一顆生硬冷酷的冰雹打入我的心房我想我那一時的心房一定破裂得不成樣子了

我望你車影不見了以後我的母親執着我的手用片面理由的話來勉強安慰我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也記不得是如何回答這時候忽然你去的那條路上有一陣車子的聲音我陡生奇想以爲你回來了我立在欄杆上一瞧原來不是你是隔壁唐醫生夫婦同車攜手回來了轉念一想你是永

遠的不會回來了要你回來除非和你重新結婚或則取消了這離婚證書但是我一個人雖將這張離婚證書撕得紛碎還是無效你還是不回來的

盼到黃昏老蒼頭冒雨回來了據他報告你是午車趕不及還是坐晚車走的這五六個小時你只坐在待車室裏靜候開候的時候你顧不了別的旅客奇怪只是低頭垂淚據說你的紗衫上全是淚點你的羅巾已是和掉在西湖水裏浸過似的唉！我要求求你你能不哭麼」如果因我的問題而落一淚點你便是替我在上帝面前增一重罪過唉！你能不哭麼？

到了晚上我入臥室所有你的器皿奩鏡與昨天沒一些變動可是瞧不見你這人了你那常坐的一張藍絨沙發還深深的留下你坐的那一個模型我見了竟不忍去坐因爲一坐了你那留下的模型便滅失了唉！恍忽沙發對我說『我那常坐的女主人怎麼還不來怪冷清清地』唉！玫樓！你念沙發麼？你念沙發旁邊立着的一個人麼？

我每天臨睡的時候倚枕總能看小說多少要看到二三十葉你是知道我的可憐昨天我雖執着書我可看不下去看了半天還是那一葉並沒翻過直至天亮了軍營裏胡笳嗚嗚的響了我方朦朧睡着睡着了更常常明明聽見你你似乎沒瞧見我我和你說話你也不理我我追你又似乎和你隔得

好遠追也追不上末後我急了哇的哭了你方始迴眸對我微微一笑我見你一笑我喜了喜了可憐又醒了不知道你昨夜也夢見我麼你在夢中果然是沒瞧見我不理我和我隔得很遠麼最後纔微微一笑麼你能告訴我使我明白夢境的眞僞？

唉！玫樓啊！你還記得我春天給某雜誌撰的一篇論文麼那篇文字我很提倡離婚內中有幾句警句道「夫婦雙方有了不良好的感想無寧離婚之爲愈蓋不離婚之痛苦勝於離婚十百倍離婚者實救濟夫婦雙方苦痛之良劑也」當時許多崇拜我言論丰采的人見了我這幾句話大大的贊可因此我的文譽格外增高我的新思潮格外澎湃唉！如今我和你離婚了總算是我自己做了實踐我主義的忠僕然後纔曉得離婚以後更有痛苦未離婚以前縱有痛苦好像似皮膚傷只要有了象皮膏創口很容易併合創口併合了痛苦也自解除離婚後的痛苦宛似心臟受了刀刺彈擊縱有名醫施手治好了但是他心臟的受損永久不能復元那個痛苦必待軀殼與魂靈脫離關係以後或者可以漸漸的忘却玫樓啊！我如今覺悟從前的文字也錯誤了以後凡論到離婚的事我一定加兩句道「夫妻間非有不得已之事故勿貿然提出離婚萬不得已而提出離姻尤須加以多時間的愼密考慮勿爲燥怒所支配輕率

的書諾』唉！這幾句話不知你贊許不贊許你如贊許的便是恕我了你快快和我一同跪在愛神面前請求愛神將我們兩人愛情上受的心臟痛苦化爲皮膚痛苦罷！你果眞允許我我第一個先向愛神頂禮了。

唉！我對你沒第二個請求只求你『恕我』你能給我一個答復嗎？珍重些！你昨夜下火車以後深夜裏風淒雨密你在何處安頓你的身體做你的孤夢？我不忍再往下寫我不忍再往下問了。

十一・八・十四・十二・ 孟龍

第二封信

玫樓

我如今又覺悟了你知道我和你三年的情愛這般甜蜜爲什麼因輕微的衝突便貿然離婚呢？其中却有一個微妙的論理大凡男女之間相愛的程度愈深責望的程度愈高人家視爲不重要的問題到了愛情濃厚的夫婦便覺得不能欠缺文言所謂『求全責備』譬如我和你這一次的衝突在他們平常的夫婦不過彼此爭論幾句再不然口角一場最高的限度也不過彼此賭氣不說話表面上落落漠漠的幾天彼此氣平了也就罷了決不致談到離婚決不致離婚覺得這般簡捷這就是因爲彼此相愛太濃厚了你也承認你是我的最親愛者我也承認我是你的最親愛者雙方只知道怨望對面的人不諒解自身却不肯絲毫退讓於平心釋求一個轉圜

的機會各走極端便走入離婚的一條路按之實際我們實在沒有毀得上離婚的程度換一句話說就是我們實在沒有離婚的必要如今竟不幸的離婚了我說其初各各心中挾了一個愛神做壁壘其後兩不相下那裏有離婚的意思呢所以人家普通的離婚是因為失却戀愛而離婚我們是因為愛戀太深了而離婚這兩句話聽着很奇特很不合論理但是說明我們兩人這一次的離婚真相除了這兩句再也沒有相當的解釋了玫樓啊！子細想想看我的話錯不錯倘若你認為不錯的我還是第一封信上的那個請求求你快快的『恕我』罷我很相信我們兩人愛戀的基礎還堅固的存在不過基礎上的樓閣窗櫺有些被無意識的颶風吹得欹斜了玫樓啊！你能和我合作的將所受風災的損害一一修補完美嗎？唉！萬一不幸你竟不和我來合作但是三五年來已經完工築好的這一大塊愛情基礎是永久堅固永久不動永久不滅的萬一竟是滅了那時候一定世界上沒有我了

今天有幾個親友來安慰我問我和你突然離婚的原因可憐我竟說不出只好籠統的含糊的夾着懺悔的態度說了一遍有兩個親戚問我還是玫樓有什麼貞操上的違反突然發現了因此離婚了嗎？唉我聖潔的玫樓啊！……我當時已代你正式的嚴毅否認

了。唉！世俗之見誤將貞操問題和離婚問題黏在一起這眞是糊塗這眞是謬陋了雖然我受了親戚的這一問我良心上愈覺萬分的對你負罪要不是我鹵莽和你離婚他們怎麼會有這一種無稽的揣測

玫樓啊！臥室裏那一隻熱水瓶還是我和你三年前結婚時候買的如今那瓶的表面上的鎳雖然有幾塊剝落了但是那瓶的保溫功用還絲毫沒有滅失和減退昨天我臨睡的時候倒了半杯水潤我苦惱乾燥的喉嚨可是只有半瓶水了我陡然的想起昨天擾攘了一天這瓶中殘餘的半瓶水還是你前夜灌入沒飲完的可憐啊！瓶裏水還溫着灌水的人竟永遠的和我分離不見了剩下半瓶水給我一個人獨飲了唉！玫樓啊當時我呷了半口重複吐出將這殘餘的溫水重複灌入瓶內我永遠的不忍飲他因爲這水是你親手灌的呀我不知道這瓶的保溫功效能到幾時可憐啊！即使時間隔得太久了水冷了我還不忍飲我要珍重的保存他可憐啊！即使時間隔得太久了水乾了我還不忍拋棄這隻瓶我要珍重的保存他水和瓶有什麼可以寶貴正是因爲內中包孕着你和我的一冊愛戀歷史呢玫樓啊！不知道你的攜去的行篋中載有類於這熱水瓶的器具麼倘若也有唉！我料你的悲哀不比我減少……你能告訴我嗎？

寫到這裏我又不能往下寫我又不忍往下問了還是求你『恕我罷』！

十一•八•十五•十一• 孟龍

第三封信

玫樓

我連寫了兩封信給你沒接着你的回信我已經覺得很失望了但是仔細一想無論如何的快郵那兩封信到這時候決沒送到你的目前呢我那失望豈不是痴想到這裏我的失望似乎又變成了希望了玫樓啊！不知道你所給我的還是『希望』還是『失望』你能明白的回答我麽……然而假使你答復我的是『失望』還是求你不答復的好何以故？你一天不回答我我一天還有希望呢總之我生存在世界上一日總希望你對我是有希望答復呀萬一你竟以『失望』復我我的前途請你替我預算罷應該是什麽態度什麽動作？

我也你知道你是一個『心高氣傲』的人決絕的分離了目前你決不肯鹵莽的復合了我現在千思萬想了一個最低的限度要求暫且將『復爲夫婦如初』的這句話擱起了我和你做一個朋友可以罷常常的通信或常常的你到我家裏來你以朋友的眼光朋友的地位仔細觀察我倘使我的愛戀他已經離婚的妻子意思一天比一天的淡薄了那就不必說倘使我愛戀他已經離婚的妻子意思仍舊一天一天的繼續存

在或則一天比一天的再加濃厚能分一半兒魂靈給我我這悲哀豈是古代詩人『遣悲懷』一類文字所能代表嗎？我這話不是詛咒你死不過表明我心上的感想罷了

我到臥室內擡頭瞧見了壁上掛的日歷那日歷畫的是一幅嬌麗的西方美人就是去年冬裏你在姓林的同學家裏要了回來的我還記得你掛起來的時候我和你一頁一頁的翻着我翻着看後半年的日歷我笑着對你道我最怕翻日歷不知到那時候有什麼喜怒哀樂的事體發生這一句話想來你還記得不幸的日歷我今天竟翻着了這可憐的一頁不知以後怎樣呢？到那時候慈惠的玫樓啊！你應該怎樣的救護我

寫這信的時候天又漸漸昏黑了我又不忍到臥室裏去我又不肯不去擲了筆捧着　杯茶在門外徘徊了好幾次唉！你如今倘是死了我還可以設位招魂也尋得出慰藉悲哀的方法無如你明明的健在魂靈還附在你身體上不

我寫到這裏我又不能往下寫不忍往下問了

十一．八．十五．十七．　孟龍

纏綿所寄哀豔其思非曰經營胡以解此倚虹有至情者也有至情而後能斷腸傷懷抱彌天之悲與無極之悔傾其積鬱放為厥文文必出於有至情者而始超乎妙妙蓋情以文達而文以情生者焉寒雲亦

味辛酸苦甘者也。茲讀此情至之文。乃動魄迴腸。傷神盪氣。而不可已焉。爰賦小詩二章。用作珠還之頌。藉題紙末。倚虹其三復之。詩曰。

微風忽地聳湖波。墜楫中流喚奈何。但乞風回波自定。扁舟依舊共逶迤。

無端綺夢驚離歌。疊疊傳書涕淚多。願得鵲橋橫海上。重敎牛女住星河。

壬戌近七夕之夕寒雲題於佩雙印齋

撰『離婚後的三封信』成。先以眎寒雲。寒雲題詩見贈。余更綴一絕句於後。以謝寒雲。(倚虹)

世間未必有此事。文字無妨雜淚斑。賺得寒雲一惆悵。親題寄字煩珠還。



村河 River Village

圭亞那國•Guiana有一河村•係用堅固之巨木築無數大台於水中•台上各滿堆黃泥•疊成坟墓•然為土人之居所•墓有一洞以透空氣•遙望之•幾疑為亂邱叢坟處也。土人居此•殆欲長眠一坏黃土中•不見萬惡之世界耶•（劍傑）



防賊器

卓呆

有一天我到那常去的理髮店中去理髮恰巧輪到那最合我意的阿金其時正是上午客人很清的時候在平日是阿金把頭髮分分修面等都叫學徒代做的這一天不然所以更為道地我等到完畢後立將起來付了錢戴好帽子正要想回去時不免對鏡中瞧瞧帽子戴得正不正瞥見鏡下的臺上有一件不知何物形狀非常奇怪長三寸多高二寸多是個洋鐵製的器具我走近些去看看到底什麼東西呢只見一端開着一個圓形小孔這小孔又與鐘表上捲法條的小孔一樣露出一根細的金屬小棒的尖端來他蓋上像有什麼機關的我暫時看了一下也不懂他究為何物似乎覺得把手觸上去也有些可怕的樣子

其時阿金正洗了手過來見我很奇怪的看着便微微含笑差不多是說明這是一件很有趣的東西的樣子我從鏡中已瞧見他的神氣了便回頭問道這是什麼阿金笑了一笑放去他揩着的手巾答道這件東西麼我就接着說怪形怪狀的却從來沒見過啊阿金道這叫做防賊器我聽了很覺奇異不禁順着他的口反問道防

賊器？阿金又笑着我再問道這怎麼能夠防賊擺在這裏賊就能不進來麼難道是什麼迷信的東西阿金道不是的……先生你把手去觸他一觸試試啊我聽了宛如觸着電氣似的很膽小戰戰兢兢用指尖在蓋上觸觸一點也不覺什麼我就問道沒有什麼危險的麼阿金說要動他一動纔是他說罷便伸手過來把他一動頓時噹噹噹噹像鬧鐘那麼響起來了但是聲音很濁聽了頗覺令人不快我突然見他一響不免倒退了二三步說道原來如此……其實我還沒明白他口中說得已經同曉得的一般阿金像揭破什麼戲法似的很快活的笑着我說那麼賊伯伯一吃驚就此逃走了麼阿金點點頭不過我總想這種東西放在這鏡下臺上怎麼會防賊呢竟莫明其妙倘使賊闖將進來他不觸到這件東西不是便毫無用處麼其時我也沒有再想他以上的事的工夫了即道但是你擺在此地賊不來觸他還是無用啊阿金道却不是擺在這種地方的應當放在箱子裏和什麼重要的所在我一聽阿金之話方始明白倒也有些佩服就說原來是這麼用的倒也很有點兒意思我說完再動動他他又響起來了我又說不知裏頭是些何等樣的機關阿金說也與鬧鐘差不多啊他說着將蓋上一根關住鈕鍵的細鐵絲拔去如皮包一般的打開蓋來裏頭真與鬧

鐘相像一面有一隻扁形的鐘機械很簡單都裝在蓋上的鐘下一個小鉛球連在一個圓輪上面這東西一動或是搖動着失去水平時下面的輪一震動鐵絲上端的鉛球就會打鐘阿金拏來實驗了幾下並且解剖他的構造法蓋上的小孔是旋法條用的這麼一看這機械竟沒有什麼可令人佩服的地方不過用處是很大的我就說倒也有趣錢櫃等處大可以用得阿金點頭稱是我隨意問道在什麼地方賣的我問雖問並不想買阿金說這是我朋友的他要我銷八十個我問道是你朋友發明製造的麼我心中暗想一定此人製造了因爲資本不夠無力登廣告所以放在這種出入的人較多之處做一個貨樣拏來銷售咧倘使資本多登幾天大大的廣告定能暢銷現在未免太可惜了我把這意思向阿金一說阿金要想回答時我又問道這可以賣麽阿金點點頭我說要多少錢大概不見得便宜罷阿金道我是八角錢買下來的其實是還可以大些咧我就說價錢很便宜阿金道賣去不少了跑來的客人都不曉得是什麼東西用手一觸無有不吃驚的到後來覺得有趣便買了一具回去已經賣去了六十具咧我說是啊一定能暢銷不過總要多登廣告纔是我暗想恐怕他要勸我買一具咧仔細一打聽也並非阿金的朋友製造是一向有的他朋友從前開布店時打算防防外來的盜賊或店內學徒等偷竊便買

了八十具夜裏放在各處櫥內的這朋友在去年春天已經破產關店這些東西不但無用而此人且境況很窘阿金就替他幫忙代他銷售咧

我與阿金談了好久並且我很稱讚過幾句似乎我不能空手回去了再加阿金是幫助朋友的我對於阿金不買一具好像有些說不過去罷問他要賣多少錢阿金只賣原價八角我想了一想就說我也買一具回去罷阿金說這一具不打緊麼略為有些鏽了此外卻還有二十具這裏的老班他要用了所以只留這一個咧我聽了似乎有些不快然而現在是不能中止了就隨便說道買他回去倒很好萬一半路上響起來怎麼辦呢阿金說不妨只消將這鈴球取去就行阿金說時已把鈴球拏掉再蓋上去搖搖自然沒有聲音我點點頭阿金去尋出一隻小匣來將他裝入匣中另外放一個鑰匙在內又說一開法條放在箱子裏可以用一個月光景阿金再把報紙包了給我

我走出來時心裏既像買了一件極好的東西又像因着一時的虛榮心買了一具無用長物暗想回到家中拏了這種珍奇東西不是可以叫我妻大吃一驚麼到家裏一看他們母子三人出去買東西了只有老媽子在家我不免覺得掃興也不想立刻打開來就此放在桌上但是歇了一回到底打開紙包將他裝好當他玩具似的弄了二三次一回兒他們母

子三人回來了他們過來照呼了我一聲就退將出去我打算把我妻叫回來又想伊與小孩子一起來容易鬧得減殺伊的興味的停一刻再說罷過了半晌老媽子領了小孩外面去了我就想把我妻叫來但是心中一種享樂的意志把他阻止着我不顧很平凡的叫伊知道這機械務必要增加他的效果要深多伊的興味這麼一來不是伊自己會快樂麼我就看定了時機二三次連續着的噹噹噹把他亂響果然伊不知當是何事很怪訝的趕來咧問道什麼東西你買的什麼我就指指桌上說今天買得一件很有趣的東西你且猜猜是什麼我妻伸手過去拏時突然響起來嚇得伊立刻放手即道倒被他一嚇

這到底是什麼呢

我就說這叫做防賊器我妻也順着口說防賊器麼伊也與我初聽得時抱一樣的驚異於是伊只管來問長問短我就把買來的顛末和構造用法詳詳細細的說給伊聽伊很覺有趣幷且小兒似的屢次把他玩弄我問道不是很有趣麼我見我妻已得到我所預料的興味我自然很快活就是這一點已大有買他回來的價值了我妻笑道確是很有趣不過我想這珍奇的東西應當放在什麼地方呢倒躊躇了這件事方纔我也從沒想過啊當時是糊糊塗塗不得已買的其時的念頭很單純以爲只消有了此物便能防賊盜咧其實一講到實際那就有問題了四

防賊器

閒瞧瞧我家裏竟沒有一件應當安放此物的重要東西銀箱是不必說連一具放什麼股券契據現金等的器具也沒有舊的箱子却是有兩幢應當放在那一隻箱內也是問題啊有沒有被盜賊偷盜的東西倒不必說只有這一具就當眞有盜賊來十隻箱子中他不觸到這一隻箱子又是徒然啊要用此物那是非全部使用不能夠有效力我此外的重要物就是一隻小文具箱了其中無非藏些各種報紙雜誌上剪下來的小說這在我却是最爲重要我常對我妻說的萬一我不在家時有什麼火災等事別的且不管最要緊是先拏了這文具箱與小孩子出去但是盜賊決不要他的那麼除了放入一隻箱子內竟無別的安置之所擺在那一隻箱內算他不成問題到我們開一次驚動一次他那鐘聲要響一次未免太討厭了我正在亂想我妻也問道放在什麼地方我躊躇道此外也沒有可以安放的地方還是箱子裏能我妻便問那一隻好呢我說隨便那一隻揀最好的一隻我妻也躊躇起來說道那裏有什麼好的東西呢…………伊又回頭對房內的箱子處瞧瞧說道不過一驚動他他就要響豈不受累呢我說我也這麼想過却是很討厭

我二人商量了好久結果總覺得不能放在箱子裏并且倘若有賊進來他一驚動箱子立刻噹噹噹噹一鬧他就肯逃走那倒還好但是我們一定也要醒

了我們睜開眼睛來一見那賊自然驚慌呼喊這麽一來或者他反要來傷害我們也未可知必定要傷害我們的那還了得啊說什麽防賊反變成一件招引危險的東西了於是箱子裏既不行此外也沒有適當的場所那麽還是前後門的什麽盜賊進來時必定要經過的地方罷但是也不行非但不中用要天天將他裝好天天將他收拾不是更費事麽放在桌上或書架上既沒用處又不能做裝飾品反覺得很觸目太討厭了歇了一下我想了一個好法子出來說道不如做了呼鈴罷一定如此我說時又將他連連響了二三次我妻也贊成不過第二瞬間就想到我們家裏呼鈴的必要一點也沒有兩三間房屋我的書室與家族們的房屋是遠離着的大宅子倒還有用這狹小的屋中僅隔一層板壁那邊妻子們人聲很雜的起居着用得着什麽呼鈴呢與其按這呼鈴不如口中喊一聲的來得快又是不費事又是可以不聽得這不愉快的鈍濁之音咧

結局是沒有一處可以擺他的地方我懊悔道失敗了原來是件無用長物我妻也說外面去走走路上往往遇見有人把什麽新奇的東西售賣看看似乎很有趣買了回來大約當眞有用的很少這件東西也是如此啊我妻時時在路上買些什麽東西有過這失敗的經驗的我又說本來世上的事物大概都差不多是如此的起初想想似乎很有道理仔細把

他一想實在是沒有意思的多啊……：我這麽感慨很深的說了就把此事告一段落我妻笑着說道沒法了還是什麽箱子頂上放着罷眞買了一樣廢物咧伊說完也就出去了

後來好像伊就把他放在箱子頂上我聽得有過幾次響聲的這件東西總算有了位置了但是一來就又發見困難的事情咧本來我們住的那屋子是一所舊屋柱子也蛀了牆壁也側了房內的地板是滿室都像有彈簧的一個人行幾步可以叫全室振動於是地板上所擺的東西也不免與他呼應起來譬如抽屜上的環那是最容易受影響的此刻防賊器在箱子頂上一擺如果旁邊有人走過箱子一驚動非但箱上的環要響應防賊器也噹噹噹亂響了我到此時竟很生氣幾乎想要拋這器具到庭中去了沒有法子只好仍舊放在我書桌上罷一回兒小孩子們回來走到我旁邊見了此物那最大的就問道這是什麽伸手過去取時突然一響嚇得他一放手便落在地上這一來裏頭的機械不知怎麽樣了那聲音只管不會停止要想止住他倘使去動動那是一定仍舊要響的鬧得不堪要怎麽纔好呢一時竟無法可施小孩子雖嚇得退了幾步後來覺得有趣重新聚過來一壁鬧一壁弄着那討厭的聲音仍舊不停我妻與老媽子一齊趕來了我眞恨不得要逃避開來咧一心想止住他打開蓋來看時鉛球已

擱在一面不嵌在那支着圓鐘的柱和柱的中間咧因此載着他的圓輪振動不已還你水平的擺着他聲音總不會停止我好容易把他仍舊修好小孩子們很有趣的又來玩弄了這時候我已發見此物的用途說道很好很好做了小孩子的玩具罷於是就把他給兩個小孩子玩了

小孩子玩了一回也就厭了竟不想第二次再去弄他結局我竟無法處置很想把他拋棄咧我妻後來擎他放在書架上就此沒有人去睬他了於是不過每天打掃時偶然觸及使他發一二次聲音也不覺得討厭至今還依然無恙但是角上已鏽得多了

讀水滸傳的感想

長夏靜坐偶繙水滸傳。於此得兩種感想。

(一)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瓮酒。一對大雞。何其便宜也。若在今日。只夠買一隻半雞。牛肉和酒。恐怕吃不到嘴。

(二)知府送太師爺禮物。僅僅十萬貫。便鬧得烟舞漲氣。若在今日。偉人運動一事。百萬千萬。亦所弗惜。覺古人用款。未免寒酸。

(涵秋)

迷魂藥

（一葉）

南洋馬來近發生一種迷魂藥．能蠱人．據馬來歸客謂此種迷魂藥之效力．能誘人失節．且流爲淫蕩．居住馬來之外僑不愼食下而被土人誘成夫婦者．時有聞見．而此藥效驗之靈奇．尤足令人驚駭．據云此藥之原料．爲一種植物．名多利安者．該處山間．繁殖甚多．不必培植．自能滋蔓．所結果實．大如西瓜．約有二三斤重．其外觀似毛栗．蝟刺甚多．且甚惡臭．肉甜可食．土人嗜之．爲迷魂藥者．即以此多利安果飼象．取象糞內所挾出之多利安果之子．（此子不易消化）研爲粉末．更以人身所排洩之汗脂．捻爲垢泥．與多利安果之子粉末相和．更施以一種神秘之符咒．經七日七夜之久．而迷魂藥遂告成．即可蠱人、食之如觸電．週身則發麻木．不久即如受催眠術之能受術人指揮云．



劇後

（俄國柴霍甫撰）

劉．鮋．雲．譯．

娜笛葉剛剛同伊的母親從劇場看演完了『阿梨錦』回來伊一走進房門就忽忽忙忙把衣裳脫下頭髮披散只穿着一件潔白的短衣和小袴就坐下提起筆來想學那劇中人打葉娜的口吻寫一封信給伊的情人

伊寫道『我愛你可是你不愛我不你不愛我伊寫到這裏不禁嫣然微笑伊年方十六醉人的靑春已經來到可是伊還沒有戀人伊知道官吏郭雷和學生格闊斯得甫都愛上了伊但現在從劇場回來伊對於他們的愛情無端起了疑心一個人多情失戀悶苦一生這是何等有趣一方面是百般殷勤一方面不解溫存這才是世上最能動人和最理想不過的事打葉娜所以快樂就因爲伊多情阿梨錦所以無愁就因爲他毫無所戀倘若他們倆互相戀愛而且很快樂的過日子或者反會變爲苦悶咧

伊此時心裏想起郭雷仍接續寫道

『你不必再對我說你怎樣愛我了我也沒有那們痴決不相信你的甜言蜜語了你生性聰明才思出

衆又受了完美的教育何苦爲戀着我這樣卑賤無用的女子誤了你錦繡的前程想必你也早知道我將來必爲你終身之累一定會使你墮落若以爲我是你理想中的伴侶那就錯了我知道你暗地裏已經深深悔恨何以會遇見我這樣的女子不過你還不忍這樣說出來就是了』

伊想着身世不禁傷感起來淚珠兒滾滾的流着仍不停筆的往下寫道

『我若不是不忍拋棄母親和弟弟一定要披上尼服浪游四方到那時你就可以自由去戀愛別人只當我已經死了一樣』

伊淚眼模糊分不清寫的究竟是些什麼雨後的虹霓反映到天花板上地板上和桌上把娜笛葉照得如同在三稜鏡中一般不能寫了伊頹然坐在椅上想念郭雷

咳男子眞是有趣却也眞能動人的芳心呀娜笛葉想起當郭雷和人家一塊兒討論音樂的時候他那副動人的面龐和那又溫柔又口吃並且時常錯誤的言詞眞是有趣他也竭力的遏抑自己的嗓音不使顯出卞急的樣子來在交際社會裏面把冷靜的頭腦和謹愼的態度當做不可少的美德那就千萬不可太動感情他也明明知道而且竭力隱瞞可是沒有成功所以弄得大家都知道他嗜好音樂不斷的討論引去一般門外漢許多謬誤的見解使他非

常氣憤可是他仍持着常總不多言語好似膽小如鼷一般他喜彈悲壯的聲調儼然一熱情的皮安娜老手他若不投身政界一定可成為偉大的音樂家伊不哭了卻津津回味郭雷從前怎樣在音樂會又怎樣在穿衣室樓下和伊絮絮情話的情形

伊接續寫道

「我看見你和格蘭斯得甫結交心裏是幾多歡喜他生性聰明你一定可引為知己他昨天來了和我們閑坐一直談到夜深他口若懸河談了許多有趣的話我們都注精會神聽而忘倦只可惜你沒有前來」

伊低垂粉頸把雙手放在桌上一把金黃的頭髮把信箋也遮住了伊想起格蘭斯得甫也曾愛伊他也有接受伊這封信的資格恐怕還是寫給他要好些罷伊心裏這時不知不覺的充滿了樂趣起初到還很小在胸間波動着好似小皮球在內打滾一般後來樂極了竟成了驚濤駭浪伊神經昏亂心緒不寧把郭雷和格蘭斯得甫全忘在腦後那快樂越發的長大起來從胸膛直到手足四肢都被樂趣包住伊笑得全身發抖眼淚也迸出來把信也濺濕了伊笑得不亦樂乎不能止住伊於是又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來

這可笑的小狗伊這樣喊着此時覺得自己已經笑得說不出話來了

伊記得昨天喝茶後格蘭斯得甫怎樣和那名叫馬克的小狗逗着玩又怎樣說了一個靈巧的小狗在園內追趕黑鴉的故事

那黑鴉望着狗說哈你這騙子

那小狗看見得罪了黑鴉一下子就呆住了只好避開一邊狂叫起來

我還是愛格蘭斯得甫的好伊决定了主意就即忙把那封信撕得粉碎

伊於是想起那學生以及他的愛情和自己的愛情結果伊思想浮雜不久又想到伊母親和街上鋼琴給錄一切的東西上面去了伊這樣想着倒也很快樂伊覺得世上的東西都是好的大的伊彷彿快樂之神還對伊說這並不算希奇更好的還在後面春快盡了夏天轉眼就來伊同伊母親他們要到鄉間戈比開去郭雷在假期中也會去和伊盤桓他一定會同伊在果園內並肩散步殷勤討伊的歡心格蘭斯得甫也會去和伊作種種的球戲並談些希奇有趣的故事給伊解悶伊很喜歡果園黑夜青天和繁星伊又聳着肩重新大笑起來伊彷彿覺得有一陣陣的花香從窗外透進來沁人心脾

伊跑到床邊坐下伊也不知道那使伊沉溺的快樂是從那裏來的伊只瞪瞪的瞧着那掛在床背後面的十字架喃喃的說道

上帝上帝上帝



乞丐的情人

心冷

阿二眞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個快樂逍遙的人了他一身之外別無牽掛每天早晨起身之後在那牆邊的天落水缸裏洗完了臉便拿了他的隨身法寶靑竹竿和黃泥鉢出了那條湫隘的小巷直向大街走出到幾家館子的門口將殘食裝滿了他的鉢頭然後跑到樹陰下去慢慢的細吃什麼雞腿雞頭鴨脚鴨屁股以及火腿皮和半隻頭的海參倒也時常到他的鉢底裏聚着阿二遇到財政寬裕的時候便拿出一兩個銅元去買兩塊大餅將這些好吃的東西夾着慢慢的吃吃完之後便將那些骨頭骨腦的雜碎裝在那隻舊襪改組的乾坤袋裏預備回來的時節供獻給他的情人

阿二用過了早膳便到那大街上小巷裏儘着嗓子唱那有腔無調的蓮花落從上午直到黃昏也能要到這麼百十個錢一到太陽下山的時節阿二便買些乾糧慢慢的回到他住的那座破廟裏去他的情人阿花瞧見阿二進門便站起身搖頭擺尾的接他阿二從乾坤袋裏倒出那些雜碎的骨頭再將自己買的乾糧分出三分之一來給阿花吃阿花吃了便倒頭睡在阿二的身上用他的舌頭舐着

阿二的手表示他的親熱他兩個鬧一會破廟裏得和鬼窟一般阿花和阿二便呼呼的睡着即使有什麼響動阿花卻依舊埋着頭睡他的覺在他的意思知道阿二的家私除了那一條破蓆幾涸乾草之外也沒有再比這兩樣值錢的東西所以也不必去提防着有人來偷況且阿二奔波勞碌的忙了一天也該讓他歇息歇息所以也不敢高聲的叫去驚了他的好夢等到那雞聲從牆洞裏透入阿花的耳朵裏他便一翻身起來用他的爪子將阿二推醒他自己便到破廟左右的草地上去尋幾堆活動機器裏排洩出來的雜和菜吃做他的早餐阿二卻依舊是餓了臉上街去吃館子裏的殘羹冷菜他們天天如此的過去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逢到過年過節或者是有香會的時候阿二多討了幾個錢他便多買些東西回來和阿花分着吃這種快樂逍遙的日子無慮無憂的過去實在也是人生的一樂呀

到冬天了北風括得和獅吼一般那破廟前的地下黃葉都吹得亂轉阿二依舊是那身東卦一片西拖一條的衣服天天向大街小巷裏去討飯他常瞧見有許多的闊老身上穿着幾層皮嘴裏還說是冷他心裏便想這班人怎麼不知足到這般地步也許是老天爺故意的捉弄着他們呢他們雖然外面光鮮可是心裏卻早晚在黃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銀子上用心

思等心思無可再用的時候也難免要嗚呼哀哉等到一口氣不來還能帶了什麼去不成他這麼一想覺得那些有錢的闊老實在都是瞎忙但是他有時瞧見人家新婚的夫妻走過街上他見了他們那種親密的樣子也覺得有些羨慕不過再轉過來一想覺得世上的男女差不多十有八九都是帶着一副假面具女的嘴裏說我的心歸了你了實在他的心何曾在男人的身上還不是想拿男子精神氣力和狡猾的心計換來的錢去供給他的揮霍男的嘴裏說我是只愛你一個人實在他也不過是貪着幾分姿色別種東西用來消愁似乎總沒有拿女人來消遣的好女的爲了金錢便不惜將那天生清淨的身子做了個交換品男子爲要滿他的慾望自然省不了要化些有萬能效力的金錢他們的假面具揭開的那天便是他們覺悟的一天等到覺悟的時候早已頭童齒缺白髮婆娑了阿二這麼一想覺得他們實在沒有什麼羨慕的必要他倒覺得他那情人阿花比較他們來得眞切些呢他想到不耐煩時他便尋個馬口鐵罐沽上幾兩麥酒吃個大醉酒到肚裏煩惱消了任憑那北風吹得怎麼銳利他只是抱着阿花呼呼的在那乾草堆中睡他的死覺北風吹得厭了柔媚的春光來了可是春光也不湊趣不多時早隨着落花回去了那一樹的蟬聲將夏天叫出了不少的煩惱一霎時

冷臉向人的秋天又在菊花開放的時候辭別漸漸的仍舊要那冷酷無情的北風用那殺辣的手段來將世界上的生趣掃除盡絕

阿二和阿花却只依舊是和從前一樣的相親相愛着過他們那種快樂逍遙的光陰

在最後一個冬天雪下得有半尺多厚湫隘的小巷裏被雪照耀得蓬壁生輝了破廟的面前地上有那一行行的梅花瓣的脚跡其餘一概都沒有阿花從廟裏一步步的踱出來露出那沒精打采的樣子他站了一會向街頭跑去徘徊了半天向那一家半開半閉的門裏汪汪的叫着可憐阿花的意思沒人能懂連他的同類也不曾了解砰的一聲半開的門開了跳出一條白地黑花的洋狗來可憐阿花餓了幾天了那有氣力去抵抗受了傷只得飛跑的回到廟裏在那乾草堆上瞧見阿二側着頭聲息全無的躺着他臉上雖然露着笑容表示他的知足但是枯瘦的顴兒深凹的眼眶不能不使阿花看了傷心阿花這時候伸長了頭頸僵着他那枯澀的聲音向空間汪汪的叫了幾聲他看阿二時却依舊紋絲兒不動的躺着這時的阿花看了看四周便倒頭睡在阿二的身上那時猖狂的北風只是圍着破廟怒吼將院子裏的老樹吹得和哭泣一般廟門外面雪還是不住的飄着雪地上一行行的梅花瓣的脚跡却漸漸的要模糊了

獵人偶記（一）

向愷然

第一章

我生長湖南東鄉東鄉接連平江之處多山嶺重疊樹木青翠虎豹獐麂之屬涵淹卵育於其中者不少於是鄉山而居之壯健者多以獵爲業大小有二十餘戶大者十數人獐豺之犬八九頭所以爲獵之具皆備鳥槍鈎矛毒弩陷戶（掘穴於地置木製有機扭之板於上獸過即陷落其中此板名爲陷戶形類舊式房屋之天窗故名）各種機網鋪地錦（以絲爲之若網然網眼如雞子大一眼繫一小鐵勾勾鋒利異常平敷於地而張機網於其左右獸經其上但略傾撲即無得脫免者名鋪地錦機網

小說雜談

□小說不難做。難於布局設色。雖有好筆墨。而無好資料。供我布局設色。則勉成一稿。亦必黯然無生氣。其斧鑿之痕。終不能掩也。

□做小說莫佳於白描。蓋生趣盎然。讀者亦滋味雋永。不忍釋手。次之以倒提亦佳。或能用襯托之法最好。若平鋪直敘。讀之殊

之種類極多大部以絲爲之用麻者少也絲取其質柔而牢柔則易黏著牢則不慮衝破）鐵貓（鐵貓之製絕巧以鋼爲之形若屠戶用以刮猪毛之刨鐵二片相合接口處如鋸齒中有機扭張之於地獸蹄經其上則猛合如齒囓物其背面繫以長索有專司者）之類各十數具小者二三八犬亦二三頭獵具有備有不備視其財力之厚薄以爲差與我居緊鄰有黃九如者貲力雄厚爲諸獵戶冠技藝亦非他獵戶所能及余少好弄且喜武事嘗欲相從出獵顧家父母約束嚴而黃亦以余過穉慮或見傷於異獸不相提挈也及余年二十五曾略習拳棒相從出獵之念仍不少衰於時家父母亦略事寬假遂得與黃數數出獵焉因得知獵人之生活與獵時之情狀拉雜紀之亦足供研究社會情形者之參攷資料也其中有非余躬與者有不在長沙平江區域者但屬獵人之列即爲是篇之資料

覺之味。

□自何海鳴先生之『老琴師』『倡門之子』諸篇行世後。一時關於倡門中作品大流行。此亦作者菩提心腸。運其如花之筆。爲人類中被壓抑者呼籲。但人類中被壓抑者。正不止娼妓一項。即以女子而論。如婢女坤伶等。其所受痛苦。亦未始不較娼妓爲殘酷。作者何不一爲呼籲。而獨斤斤於娼妓耶。

□太史公謂遊歷名山大川。然後

黃九如爲長沙人余與之同獵時其年已五十有五矣一日已瞎一目迷矇不能見三丈以外之物少時曾習技擊富膂力而技苦不高善走追逐犬馬五十步以內能邁越云因其居離衆獵戶中遂亦習獵其人性沈鷙寡言臨難不苟免年二十許時偕獵叢山中遇虎大逾一歲之牛立斃犬二頭獵人發槍未中虎要害虎益奮迅作巨吼震撼山谷獵人皆股栗却步勢將罷不後獵虎所斃犬中有一頭爲黃所畜者素未嘗習獵而屢從山中獲鹿兎曳之以歸黃極珍愛之獵人出數十千欲與易作獵犬黃力卻不與也犬性獰猛又未嘗習獵與其他之一犬亦初次出獵者共前咋虎獵獸舊規人不發槍犬不搶獸一聞槍聲則犬不復顧獸矣即未發槍以前責任在犬發槍以後責任在人也二犬不知此例聞槍益趨虎因爲所斃黃痛愛犬見噬手中之槍又已發不及復實彈藥虎已相距不逾尋丈遂亦大

文章工余謂作小說亦然緣山水多明媚之氣足以陶冶性靈人常涉足其間思想自較在塵市時爲清敏從而着筆則活潑雋逸自然流露於字裏行間

（董希白）

□小說裏的人物能少就少寫幾個要到不得已的時候須把各人的口吻描寫清楚使讀者一目了然纔好

□小說固然是意思要好然而文

吼棄槍於地徒手與虎相搏卒抱持虎項衆獵人猶懼不敢近黃力扼虎喉逾時虎自窒息而殪而黃亦疲乏不能舉步矣歸家休養三數日始復原狀自是黃以勇名震遐邇黃忿諸獵人不助己殺虎乃集同學拳棒者數人傾家產購獵具是時黃之目力甚佳朝夕習槍法他人之善槍者於槍響時瞄準之眼皆不勉一瞬爲善槍者之通病黃獨能不瞬且能注視所發出之彈中獸與獸之何部習久漸不瞄準荷槍行山中遇飛鳥之影即從肩上發槍百不失一遇獐兎恒亦手追攫鮮有獲免者其同夥亦多矯健非其他獵人所能及其訓犬之法尤在諸獵人之上嘗購犬時有訣語四句有如訣中所云者不惜重値購歸專訓三月始可入山黃曾以訣告余其辭云『頭似葫蘆尾似蛇後脚彎彎頸一抓（頸一抓者謂其頸瘦小僅一握也）若能生得團魚眼（團魚即鼈魚其眼如蜂之黃凡獸之黃眼者

筆辭句也不可不講究，務須清爽明白，使人易解，但是那種駢四儷六的文字，讀的時候，礙格不入，還要費許多光陰解釋他的意思，却終脫不了『郎乎』『吾之愛妻乎』幾個刻板文章，只好騙騙那不懂看小說的，□無論短篇或是長篇，全篇的意思須要打好，所以就分出兩種法子來，一演繹法，是先將意思說出，然後舉出種種條件來證明那意思，二歸納法，先舉種種

其視覺較他獸必敏捷）山中鳥獸是冤家』黃依此訣覓犬無不善獵者獵戶所供奉之神名翻壇祖師不知其命名之意亦不知祖師何人始於何代也湘中獵戶皆敬謹供奉不怠絕無供奉其他神像者所最可怪而使人聞之失笑者翻壇祖師之神像皆頭朝下脚朝上倒置於神龕之中無一家順置者每度出獵之始獵人頭目必虔誠致祭於翻壇祖師之前謂之起神余曾與此等祭祝至今思之猶有餘味余所見在黃九如家度其他獵人祭祝時大致當亦無殊也未祭之前黃與同獵者各易獵服獵服之製雖不若東西之精緻美觀能堅牢適體適用則有過之無不及也獵獸多在秋冬兩季故獵服頗厚用雙層或三四層之粗製青色棉布實毛髮於其中以麻線往來密縫若縫中國式之襪底褲脚至脛而止脛以下以裹數寸寬之布條謂之裹脚頭裹青絹或縐綢一丈許謂之包巾足着之草

條件來．然後在結論的時候將全篇大意說出．但是有一種是不把意思寫明出來的．須要讀者自已仔細參透．前頭兩個法子．不但適用於做小說．就是作文章也很有關係的．梁卓如先生．他作的文章．皆脫不了以上兩個法子．

□現在坊間所出的雜誌多極了．試細細看看．不是屬於社會的．就是關乎愛情的．還有許多筆記．也滲在裏面．偵探小說雖然

履為紵麻與頭髮交相織成者落地全無聲息更便於上山獵人稱曰爬山虎諸獵人裝束訖黃九如亦嚴裝被髮而出至供奉翻壇祖師之室獵人與犬皆至各屏息鵠立人犬都無敢發聲者黃點香燭插爐中燒黃表紙一張口中祝不可解之詞曰『太陽茫茫（按即明明之轉音）祖師上山月亮光光祖師還香（湘俗稱神像游行歸案謂之還香意謂還受香火也）芋頭莖個耳茄子毛得腸吾奉祖師爺穩坐中央』祝畢並不叩拜若習體操之拿頂者於翻壇祖師前倒豎數杪鐘起而取龕中神珓擲之於地一陰一陽者為聖卦出獵則吉否則云有凶不敢出也余初次見黃祝畢投珓得聖卦黃拾珓吹唇作聲諸獵人皆喜形於色精神陡振各從壁間取槍與彈藥之囊可異者犬聞吹唇之響即時昂頭搖尾狂吠數聲以表示其歡欣勇往之狀黃束髮荷槍諸犬繞黃數匝始魚貫而出為人前導

有幾篇•却不見得怎樣高明•滑稽同冒險的•眞如鳳毛麟角•我很希奇那些著作家•為什麽喜歡作那種嗚呼哀哉使人喪氣的文章•却不樂意作幾篇滑稽的•使人常開笑口•作幾篇冒險的•使人增長些冒險精神•我有一位朋友•他現在做一個小學教員•他說•『我心裏充滿了很多滑稽材料•但是對於修辭學很欠研究•不敢獻醜•』觀此可曉並不是無作著的人了•却是

余時亦特製獵服持購自日本之雙管獵槍黃亦知此槍之效力遠勝己所用之土製鳥槍顧以習久成性之故謂轉不如土製者之合用余猶憶是日爲十月中旬連日陰雨之後一行與余共九人牡犬四頭牝犬一頭犬之性質各有殊異因之各有所長有所謂善撿急騷者善撿熱騷者善撿冷騷者凡獸所經之地皆有氣味或經一二日不散或竟數日不散一獸有一獸之氣味獵人稱此種氣味統名之曰騷急騷者獸飄忽而過於時又適有大風在不善撿急騷之犬則不能繼續追去甚至遇南風則向北追遇北風則向南追因風吹蕩其氣味犬即悞認爲獸所逃逸之路也犬性之善撿急騷者遇此等時能不爲風亂其嗅覺追尋不悞熱騷謂獸方經過不久氣味尚熱也不善撿熱騷之犬一嗅此熱烈之味則嚏不能仰獸已經過一二日或三數日氣味已漸稀薄謂之冷騷善撿冷騷者多係牝犬雖

要重賞之下再有勇夫呢。

（吳與）

□作哀情小說未都必皆情場失意人。作偵探小說者未必皆偵探。故作小說不必限於何種人作何種小說。惟科學小說則非富於科學經驗者不能作也。理想小說難結構。言情小說難柔媚。哀情小說難結局。偵探小說難佈置。社會小說難描摹。滑稽小說難造意。

在六七日後猶能追踪及之他犬初亦能同時嗅着第苦不能繼續不能繼續者獵人謂之場騷又犬之性有專善搜某種獸類之騷者非其性之所善觸之亦即速嚏不止或竟退縮不追獵人蓄養既久各犬三性皆所素悉一入山中察各犬之形即能預定是山有無野獸及獸之種類與所藏匿之遠近而由獵者之頭目分配守候之人與應守之地所守地在獵人中統明之當有第一當第二當第三四當之別當有定例一種野獸有一種守法不可錯亂錯亂即縱獸脫逃矣此種定例全從經驗得來非曾經習獵者絕不能與知獸之種類既殊性質亦因之各異有平時在山中游走不定一聞人聲或一見犬影即伏匿不稍動者如兎是也有平時伏匿不動遇犬卽驚竄無方者獐麅是也驚竄時除兎與野猪無一定之方向四處亂竄外餘獸皆有其一定不移之幾條逃路如虎喜登山脊向四面張望擇

□十餘年前之新小說。今已視為舊矣。今日之新小說。十餘年後。未始非舊小說也。

□理想小說能啓人智識。言情小說能怡人心情。偵探小說能引人警思。社會小說能導人迷網。滑稽小說能發人志趣。

□小說不在乎長短。貴有深意。我常見今日之小說。冗長乏味。其弊在於故意延長而乏眞意也。

□長篇小說難在首尾兼顧。一氣貫注。今見之長篇小說。往往有

人多處猛奔而下故獵時遇虎頭宜分派之當多在山脊最高者爲第一當頭目自守之次高者爲第二當高足之徒守之以下遞相守有虎之徵候視獵犬之尾下垂者必有虎繞人脚不離者虎必在百步之內嚙人衣不捨者則在五十步以內矣豹性最狡較虎尤爲兇毒守之之當因不能如虎之簡單獵人遇豹必用聲東擊西之法犬欲前而却顧若欲人之從其後者尾半垂半竪平與其身等則是山中有豹矣獵者於此時遣一善走者周山而奔旋奔口中旋作呼和聲犬必相隨奔走以鼻柱地觸[illegible]即不隨奔者而自向騷路追尋此之謂發山不特遇虎豹爲然入山之始必須有此一動作也不發山則犬不奮勇百獸皆無由使之竄出也豹聞犬聲從容出叢莽初亦若虎登山脊守第一當者十丈以內即須發槍不問中否急以槍貼身抱持飛滾下山不能立身而跑緣豹性狡而狠聞槍聲不顧己身

前半事實與後半事實適然不合儼若兩篇者此長篇小說之所以難于着手也　（轉陶）

□人說社會小說難做我說不然社會小說只要閱歷深見識廣自然說得出做得出不比那些科學小說哲理小說沒有真實的學識高尚的理論所不能輕易下筆

□偵探小說重理想和推測格[illegible]冒險猶其餘事若是一味的格

受創與否必向有烟處猛撲若相離過近滾下稍緩者鮮不遭其撲殺豹一撲不着若已知山脊不可行者折身疾趨山麓山麓之當較獵一切野獸皆有特殊之點必三人爲一組一持槍槍中實長二寸許鋼丁獵人謂之拋釬亦名大子專用以獵虎豹野猪等猛獸者二人各持鋼乂相守若品字持槍者居中而略後俟豹至五丈以內始瞄準發槍中頭則不能撲撲亦無力次之則中腰與腹皆足減其猛撲力若中其足與股無濟也豹撲至但舉乂擬之不可便刺豹遇乂則逡巡而退十數步外方轉身反奔不敢登山脊仍繞山麓而行守第三當者一如第二當之對付有二三大子中其要害負痛愈甚騰躍愈猛斯時持乂者可出而要擊之矣因已傷及要害不復有持久之抵抗力也獵人所最忌者厥爲野猪無一定之當可守其皮又粗糙非數槍所能畢其命力大於虎豹數倍任如何武勇者亦不能徒

闢冒險便味問嚼蠟•

□逐譯歐美的作品•個人有個人的譯法•有的譯其意•有的譯其文•有的用白話•有的用文言•總之只要不脫原著者的精意罷了•

□問題小說•創自美小說家施督唐氏• FRANK STOCKTON 他的好處•是使人看完之後•有一種難解決的疑問•要看小說的仔細去推想•去研究•頗覺耐人尋味•

與手搏雖以極鋒利之鋼叉迎前猛刺之深入至不能立拔彼能帶叉而奔不流血不叫號一若未嘗感受痛苦者聞斧亦如豹之迎烟而撲合抱之樹但用其長大之嘴一擊即斷若掘地即連根傾拔矣縱能辛勤獵得其肉復不佳美皮尤無所用之故獵者遇野猪或叢擊數槍任其逃去或竟置不理余鄉之獵重在麂雉麂類羊而無角非肉食獸故不傷人善走而不能遠遠則其蹄流血肉味極佳皮值亦昂更易獵獲余此次偕黃九如入山即見黃手獲一頭余等所獵之山名白石嶺居平江之西鄉高可十餘里廣袤及六十里山上少居民山下惟獵戶與鋸廠二業者因山中產木料甚富就近伐木鋸成條板輸運各地供建築之用山中起伏之低陷處獵人爲立名目呼某某坡獵人等引余抵一坡坡中多小樹荊棘之屬亦穠密將發山余詢黃九如曰是坡中亦能藏虎否黃搖首曰不能虎所藏處乃

□滑稽小說。總要帶幾分諷刺不可一味的說歎話。那便極趣橫生。百讀不厭了。

□哲理小說。行文最難。要用冷淡的筆。去表明那高超的理論。使人看了起一種感想。但是要做到這等地步。卻談何容易。我也不知爲什麼。一拿起本新文體小說。便和受了催眠術一般。沉沉欲睡。眞是屢試屢驗。百發百中。其實新文體小說中也不乏名著。有幾本迻譯的。又直

獵人偶記

有荆叢而無樹木者余問故黃白虎最惡鳥糞一着其身即脫毛爛及皮肉故不敢止於有樹之所也此解於物理是否能通余識淺不足以知之但獵人皆持此說當亦有經驗之言也



小說雜談



譯其文詞句多雜沓費解所以這一類書我不喜看他

一二

□我國舊小說裏所描寫的人物常多即如紅樓夢五才子西遊記這幾部書裏已可見其一斑了歐美小說裏所描寫的人物常少不過敘三五人多至十餘人之事而已





鎮塔迦探案

產與罪　（五）

吳陵天恨生

第五章　一條光明的道路

克倫恐怖極了。幾乎暈厥在椅子上。那樓上又復沉寂起來。一回兒。鎮塔迦才道。威列波先生。你既把白拉克菲夫人拘來。實無立刻釋放理由。你可仍帶回待質所。把白拉克菲一併拘捕到案。證明無罪後。再行開釋罷。威列波點點頭道。先生所見極是。說着便命克倫跟他走。鎮塔迦道。白拉克菲夫人屈你暫隨威列波先生去。你別怕。我答應你洗刷罪名。是了。那克倫兀自不肯移步。末後究竟禁不起那兩名警士的咆哮。只好嗚咽着去了。帖痕道。這就奇哪。他丈夫往麥特斯崖是爲

社會百問題

◉游西湖的僻見　（U．U．）

第一次游了三天西湖。幾乎留在烟霞洞做和尚。第二次游了七日西湖。想在白雲菴靜養三年。第三次游了一月西湖。便覺歸心如箭。第四次陪朋友去遊了三天西湖。便不想遊西湖了。

有人說這種脾氣做不成大事業。

的什麼事呢他的夫人怎樣又不肯直說呢這其間定有隱情鎮塔迦道是的如今我很想調查白頓家裏的狀況可惜沒有相當的人咨詢一切真算是一件難事帖痕道那麼白拉克菲夫人既和他家是姻戚一定清楚的了你方才怎麼不問他一下呢鎮塔迦道你原來不曉得那白拉克菲夫人的腦中已滿貯了恐怖說出話來一些兒沒有程序不是白費光陰麼帖痕道除掉白拉克菲夫人又有誰可問呢鎮塔迦道我曉得他家有個姑母可以答覆我一切可惜不知道他的住址和姓氏也是無可如何……說到這裏咨畢勞引進一個人來鎮塔迦一瞧並不認識那進來的人先道我不是別人正是你們所急欲拘捕的一個人鎮塔迦詫道呀你可是白拉克菲……

……那人道正是我正是白拉克菲先生是瑪林歇鎮塔迦麼鎮塔迦道是的先生來得正好白拉克菲道不錯我也知道先生們急於要

習隨便什麼行當都不得久長。但是西湖寺院的和尚都要運動當上海下院的知客。西湖的轎夫都想到上海來拉包車。西湖的船夫多託人薦到四馬路振華旅館做茶房。……上海人只到西湖去造小房子式的別墅。不到西湖去造住宅。杭州的土著遊西湖。最多祇到公園楊莊等處去泡一碗茶呆坐着。住在城裏的人有一大半是沒到過虎跑理安的。更不必說什麼西

我的就請先生送我到警察署去罷鎮塔迦笑道白拉克非先生別錯會了我的意思我也知道你是毫無關係的人不過此時眞兒未獲那些見識淺的人和一羣沒知識的偵探們便胡亂猜測爲敷衍之計眞兒倒反逍遙法外眞令人可嘆白拉克非先生我這一番話你可疑我矯情麼白拉克非聽了這話委婉極了立刻把憤怒和傲岸之心渙釋無餘不禁流下些淚來道鎮塔迦先生你眞不愧爲「著名大偵探」我很心折的先生我委實是沒犯罪的人對於這件案子連一些影兒都不曉得今晨接到我家電報才知道已無辜被累我那妻兒一定怕得極了鎮塔迦道這個請放心警察署决不難爲尊夫人的白拉克非接着道謝謝你鎮塔迦先生我就因此擔心所以才趕回來自首我是不怕跨進那警察署大門的啊鎮塔迦道沒犯罪的人自然不怕警察署了白拉克非微微笑着似乎很得意

溪雲栖了。保淑塔像細長的竹笋。雷峰塔像肥矮的毛笋。這兩座塔替西湖裝不少體面。不過他們將來終有一天是要倒的。如果倒了以後再由人募了幾萬塊錢造兩座新塔上去。那西湖就完全成了上海新世界了。

我現在尚牽記玉泉背後的靈峰。覺得還有重遊的價值。因爲這地方我祗冒了雨去過一次。

靈隱寺的門口。雲栖的門口。龍井

把這嫌疑犯三字的危險全都忘掉鎮塔迦道白拉克菲先生雖然這般說但此刻還不能說全沒關係呢白拉克菲道那也只好任先生們怎樣處置了帖痕插言道白拉克菲先生你可是在麥特斯崖的麼白拉克菲訝道正是我正是在麥特斯崖你怎麼知道的呢帖痕冷笑道還是你夫人說的你夫人初還秘着不說白拉克菲先生這就是令人疑惑的所在啊白拉克菲把肩兒聳了聳嘆口氣道我妻竟秘着不說麼鎮塔迦先生我這一行正爲着維持名譽起見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向帖痕道足下可是帖痕先生麼帖痕道不錯我是帖痕你方才說的那句話可又去下個大破綻來了白拉克菲道你們做偵探的耳目眞再銳利不過其實我把這句說出後就覺得有些兒令人生疑我說這話因爲我近來用去的錢過多了到期的小借欵就有十幾起沒法償還所以才趕到麥特斯崖去和烏星爾

的過溪亭。放鶴亭畔的小石橋。丁家山上的村落。平湖秋月的風。都是西湖邊上最好的東西。遊無論那處名刹。最好走到山門口望一望就向後轉。跨進門口就乏味了。西湖上最討厭的是。各家莊子（尤其討厭的是那個什麼精舍。）和尙的菓盤。牆壁上的詩句。香汛裏的乞丐。路傍的新墳。晚上的蚊蟲。石屋洞的五彩石佛。樓外樓門口涼棚上落下來的苍蠅矢。保淑塔傍的大鴿棚。人人愛觀玉泉的

進行一筆大借欵彌縫一下帖痕先生那烏星爾不是個著名的大富翁麼帖痕道不錯這是我曉得的白拉克菲道原來他有一種怪癖怕借錢給人給社會上知道了罵他重利盤剝為富不仁所以要向他進行借欵便不敢四下亂說說了那借欵就不能成立我妻為着這個原故自然要守着秘密了帖痕鼻子裏哼了一聲又欲拿話去駁詰鎮塔迦瞅了他一眼才止住了辯論鎮塔迦道白拉克菲先生我要問你幾句話你能答覆我麼白拉克菲道對於兒案上的一切我委實一些兒不清楚要你原諒的鎮塔迦道不是關於兒案的話你熟悉白頓家裏的情形麼白拉克菲道略知一二如果我曉得的自當一一答覆鎮塔迦道很好請問他家共計有多少人多少親戚呢白拉克菲道他家祇兄弟兩人有一個姑母聽說很有資產以外就不曉得了鎮塔迦道他們兄弟倆平素可和睦麼白拉克菲低

大魚。我獨愛湖中的小魚。西湖的地價究竟沒有上海南京路的貴。為什麼把這許多大魚擠在這一個小小的池塘裏。人說這是魚的樂園。我說這是魚的牢獄。人人到此留戀。我卻不忍多看。

最有趣的是走到半山遇見一場大雨。這種趣味祇可與知者道。

初次遊湖多愛把蘇堤走盡一遍。但是走過三道橋心裏便覺懊惱。那時來又不好去也不好。頭上的太陽像火傘一般張着。湖裏的水

着頭兒不應鎮塔迦道你且說無妨的白拉克菲道鎮塔迦先生據我看他們兄弟倆似乎不大和睦鎮塔迦道可時時齟齬麽白拉克菲道也有時齟齬的鎮塔迦道他們爲什麽事齟齬呢白拉克菲道這却不曉得了鎮塔迦道那麽他姑母喚做什麽住在什麽地方呢白拉克菲道他姑母喚做萊荷夫人住在瑟勒玲街一百十四號今年已六十多歲的人了鎮塔迦道很有資產麽白拉克菲道聽說有二百萬金資產鎮塔迦道這份資產將來給誰承襲呢白拉克菲道不清楚我只曉得他有一個兒子據說是個無賴鎮塔迦斗的一觸道白拉克菲先生他兒子是一個無賴麽白拉克菲道據人談起來是這樣說的鎮塔迦想了一想捺着呼人鈴沓畢勞進來道先生呼我有什麽事吩咐鎮塔迦道我此刻要到警署裏去快和我僱一輛車子沓畢勞答應着白拉克菲一聽這話雖還鼓着勇氣不露怯態

汽像蒸籠一般悶着。呼天天不應。喚地地不響。只得坐在桑樹底下歎氣。

湖濱公園。月白風清。天高氣爽。游人不必納費。即能自由出入。西園傍邊搭了幾個蓆棚。花幾隻角子進去。看幾盞電燈。坐幾張破椅。嗅些汗酸臭。聽些勿入調。但是公園裏人煙稀少。蓆棚裏萬頭擁擠。杭州人對於西湖的信仰程度。於此可見。

作西湖游記者。都是西湖邊旅館

究竟有些害怕一會鎮塔迦對帖痕道帖痕我送白拉克菲到警署裏去你坐一刻兒帖痕點點頭鎮塔迦站起身來又向白拉克菲道白拉克菲先生小可很覺對不起爭奈爲環境所迫實有些兒愛莫能助要你原諒我的白拉克菲連聲說道不妨不妨我先已說過是不怕走進警察署大門的於是兩人下樓合乘了一輛車子到了警署鎮塔迦和威列波嘰咕了一下子隨即走了那警察署長潑利斯頓吩咐把白拉克菲夫婦帶上來問話署長便先問白拉克菲道本署長拘捕你的理由就是因爲你和死者是姻戚出事的前一天死者夫婦又一起在你家那妻挪克更是喝得大醉回去分明很有嫌疑你究竟可曉得兇手是誰白拉克菲道這件案子我委實絲毫都不知道因爲出事的時候是在我赴麥特斯崖的第二天自然不清楚了署長道你恰巧在出事的前一天離了倫敦分外覺得可疑當

中的三日頭大老官。柳浪聞鶯。祇聽得幾聲雀噪。花港觀魚。祇看見幾隻蝦米西湖的風景多半可以作如是觀。同我一樣近視眼的瘦鵑。跑到韜光頂上想去觀海。這比眯睫眼望太湖還要渺茫咧。

游山最煞風景的事。是費了許多呼吸。跨了幾百層石級走到山巔只見幾間塞死不通的殿院。坐在裏面同平地一樣。不能望遠一曠眼界。我登玉皇山小和山上了兩

下又問了白拉克菲夫人幾句白拉克菲夫人回答的話仍和回答鎭塔迦的一樣警察署長只好吩咐暫行管押帖痕一個人坐着直等到四點多鐘鎭塔迦仍沒有回來不禁有些焦急起來想鎭塔迦到警署裏去足足有五個鐘頭究竟爲着甚事而且鎭塔迦的爲人是極寶貴光陰的在這五點鐘以內決沒有等閒虛度的道理那麼他一定又有了關於此案的新發現了正這樣想鎭塔迦已走上樓來瞧他的臉上眉飛色舞滿現着得意和愉快的神態帖痕不由起了一陣猜度他想莫非白拉克菲眞個是此案兇手所以鎭塔迦把他送到警署後就很得意的回來想來我的見解畢竟還算不錯鎭塔迦微笑着道帖痕老友我告訴你一件可賀的事你也替我歡喜麼帖痕聽了這話益發以爲自己猜想得不錯心裏不禁別別地亂跳起來說道你有一件什麼可賀的事呢如果眞個可賀我自然替

次當南北高峯便不敢上去了

◉上海婦女妝束談（一）妙因

婦女的妝束自然也隨時代流潮的變遷可是上海的婦女妝束卻也變得很奇怪我現在略述一二請大家研究研究

先說衣服前幾年上海時式婦女的衣服都是小得要嵌進肉裏去現在有一班婦女衣服寬大得大而無當尤其大的是袖子管近來袖子越大越短不過剛在臂彎裏伸手到他頭上去連隔肢窩都瞧

你喜歡啊鎮塔迦道我對於這件案子已發現了一條光明的道路不像那麼昏沉黯黑了我們從這條光明的路上走自然發現康莊大道決不會走到荊棘的路上去不是很可賀的事麼帖痕道哦我曉得了敢是那個白拉克非……鎮塔迦連連搖首道錯了錯了帖痕像你這樣在沒相干的人身上着想一輩子走的荊棘路再也不能走上康莊大道的帖痕呆了一呆道那 拉克非倒底是沒相干的人麼鎮塔迦道我以爲或是如此帖痕又怔了一怔半晌才道那麼你說的這條光明道路究竟何所指呢鎮塔迦道這條光明道路就在這五點鐘以內發現的自然你不知道了親愛的帖痕我不妨說給你聽帖痕道好極了你快點把這個悶葫蘆打破罷鎮塔迦道我將白拉克非送到警署後便到白頓家裏問密斯脫威林姆可曾回來據威林姆夫人說昨天晚上已得到了回電大概沒有多日就

得清楚。近來盛行婦女解放。連衣服也解放了許多。

還有一種不領主義的衣衫上沒有領子。起初想是女學生流行出來的。現在各界婦女都有學樣的了。我有一位朋友。稱這種不帶領子的婦女。謂之『無領事管束』。但是我有一個意見。凡是肌膚豐白的姊妹們。露出那玉雪一般的頭頸。果然好看。要是自己覺着皮膚黃瘦。或者頭頸裏生過癧子頸有許多瘢斑的。還是裝上一條領

得回來的那時威林姆夫人對我很表歡迎我便要求他週觀各室威林姆夫人答應了導我到各室去我問他道夫人對於刺殺令弟的兇手可有成見麼威林姆夫人說一些兒無成見我今天仍和昨天一樣只有悲哀的分兒沒有餘地去研究兇手是誰這事要仰仗大力的我答應了又問道斐挪克先生平時可有仇視他的人麼威林姆夫人說斐挪克這人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無仇視他的人然而這一次被害却顯而易見出於仇殺這些事兒死鬼的肚裏非常明白旁人可就不得而知了我道夫人對於白拉克菲夫婦被拘是什麼態度呢威林姆夫人說我對於白拉克菲夫婦被拘很抱歉的然而他們究竟有嫌疑沒嫌疑我却不敢妄斷啊我問到這裏以下還有許多的話躍躍欲問可是投鼠忌器實有些兒不便只好告辭而出我却因此認了認我理想中兇手的面龐帖痕駭然道呀。難道

子。遮遮醜藏藏拙的好。袴脚管的大而且短。幾乎像司馬相如的犢鼻袴了。坐下來連膝蓋骨都露在外面。要是和人家促膝談心。倒很是好的機會。到了現在。這『短』時代又過去了。褲子既大且長。衣服又短。下半節的尺度。要比上半節的尺度估多數。倘然這位小姐是個瘦子。兩條瘦腿在這大褲脚管中。宛如兩根竹竿撐起兩面大旗。凡是成年的女子。當然是要穿裙

那威林姆夫人就是兇手麼鎮塔迦道不是帖痕道那麼是克列斯無疑了鎮塔迦道也不是帖痕道你說在他家認了認兇手的面龐除掉這兩人他家還有誰呢鎮塔迦道我此時暫守秘密因為我還不曾十分有把握這要你原諒的帖痕的心裏又起了幻想和疑念面上露出不愉快的神態似乎很不贊成鎮塔迦要守秘密鎮塔迦接着說道我別了威林姆夫人又到瑟勒玲街會那萊荀夫人這萊荀夫人我昨夜已看見過他很悲傷斐挪克夫婦我就生了疑念以為他老人家肚裏總有幾分成見能夠猜度兇手是誰我既晤萊荀夫人萊荀夫人聽說我擔任此案一句話還沒有說就是一陣大哭我道夫人倒很悲傷斐挪克先生和斐挪克夫人麼萊荀夫人說鎮塔迦先生這個斐挪克是我撫養他大的做小孩子的時候我就非常鍾愛怎麼不悲傷呢我道那威林姆先生呢難道夫人不愛他麼

的。走遍世界各國。那一國成年女子不繫裙子。不繫裙子的。只有上海的一部份女子嗎。他們很高很大的人。還是打着一條辮子。着了單叉褲子。在大廷廣衆中又來又去。這不單是堂子裏姑娘啊。許多公館人家。都是如此。大家見了。也恬不為怪。不想上海的女子。大半是卓犖不羈。

講起穿裙子。現在都繫得很高。裙子裏不許露出褲腳管。因此便分出兩種褲子。着裙的褲子。要繫得

萊苟夫人搖搖頭說我是不愛威林。林姆這孩子的我道我聽說威林姆很有資產是的麼萊苟夫人說是的他在商業上很有經驗而且很講究經濟他的家資自然一天天多了可是他的心術太工貪得利害所以我不很愛他我道威林姆夫人可較他好些麼萊苟夫人說呀鎮塔迦先生他們夫婦倆簡直合的一顆心沒一些兒分別都是犯的這種毛病末後又對我道鎮塔迦先生麥挪克這孩子一死我的家產就付託無人哪我聽到這裏才恍然大悟我腦中假定的理想分外覺得堅固我於是不再追問告別出來經過白沙斯路時就發現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因爲我經過一家門首時忽聽見一個可疑之人要是在別人看了決不介意的我留心細細瞧察很佩服他的化裝之術比我們做偵探的還要高妙帖痕道呀這個化裝的人可就是此案兒手麼鎮塔迦道一些兒不錯正是此案兒手親愛

高不着裙的褲子。便繫得低些也不妨。裙的顏色。一向以黑色的正宗。但是到近來各種顏色都有了。夏天尤其是奇怪。竟有白衣白裙白襪白履的。一班輕薄的。不稱他爲小孤孀。就稱他爲白娘娘。

自鳴鐘

五雜俎。西僧利瑪竇製自鳴鐘。中設機關。每遇一時輙鳴。如是經歲。無頃刻差也。(曹靖陶)

的帖痕他既拿化裝術來蠱惑我們我今晚就報復他一下也拿化裝術騙他一騙可不是很有趣的玩意兒麼帖痕道委實是很有趣的玩意兒但是這個兒手你真個不能告訴我是誰麼鎮塔迦道是的我此時認為時機未至不能說出帖痕道奇了奇了照你這樣說這案情倒趨於平淡了鎮塔迦道無論什麼案子起初都非常離奇非常幻複比及探出線索自然就平淡無奇了譬如這件案子才檢驗的時候那種刺殺的外象就令人撟舌不下又是鎗傷又是刀傷瞧去非常矛盾後來我瞧出破綻斷定他是先受毒身死再參以他種證據仔細一想就不覺得矛盾不覺得離奇了帖痕這第一步不是很平淡麼帖痕笑道是啊破露以後果然都覺得平淡但是偵探們的腦筋已費去不少說來真有些不值咧鎮塔迦靜坐了一會走進他的臥室裏大概是做那化裝的玩意兒去了。

●解決「一個難問題」之一法 （周振聲）

上期（二十四期）鳳聲君一篇「一個難問題」中，三個主張，據我個人思想起來，似乎都有缺點，結果不偏東定是偏西，我現在想着一個法子，解這個難問題，惟出於三個主張之外，救的時候，不管是母是妻，拖着就算救了一個，起來再去救一個，這個解法合理不合理，我却不得而知，還請諸君批評一下。

題天笑生寫印定庵集外詩三首並貿天笑別致數冊爲副墨之儲。（簪言）

收崖崩谿闢蠶叢。絕句當年只一龍。慷慨泣珠誰拾取。吳門天笑擅江東。

姿體翩翩集外詩。陶融百氏出瑰奇。縒紵印入風塵劫。獨有梅村是我師。

一璧償君十五城。（以郵票十五分換取。）怪看凌紙百欲拜。乞將數本酬詩值。莫以吳儂笑楚傖。